

■周末推荐

在京郊延庆，有一座永宁古城，曾是明清时期的县治，也是塞北重镇，以浓郁的地域民俗文化吸引着八方来客。仲秋的一天，我慕名寻访，赏古迹、逛老街、品美食，不亦乐乎……

寻访京北古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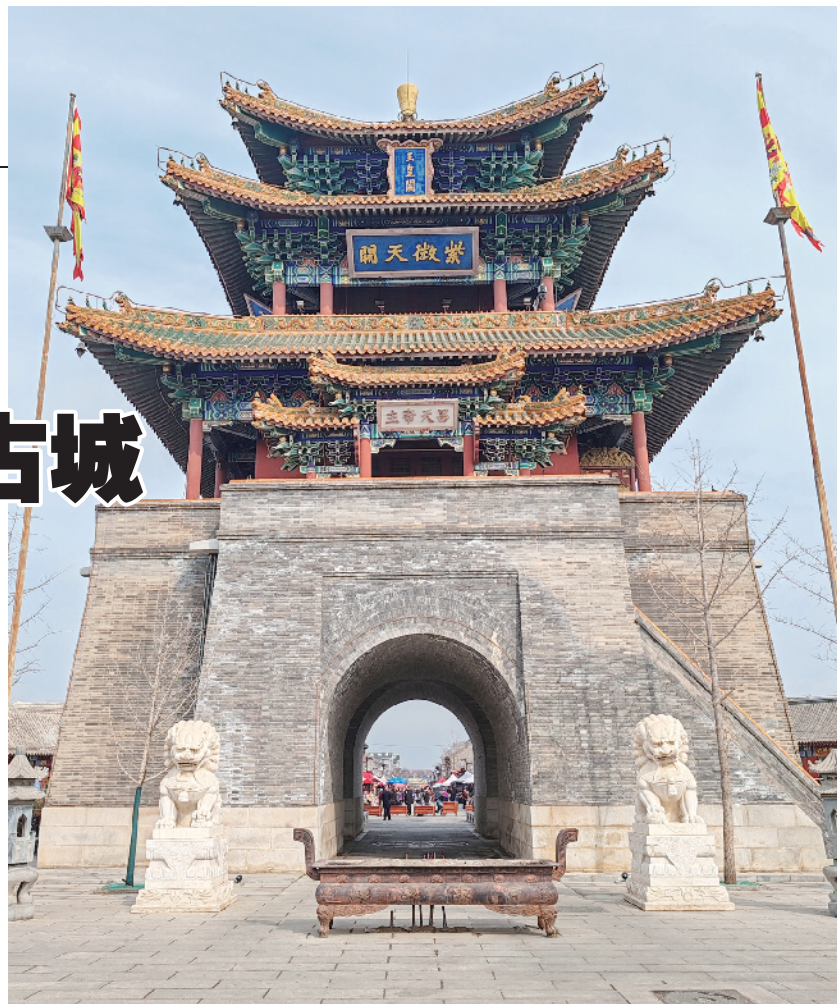
永宁

□户力平 文/图

驾车从北五环路箭亭桥上京新高速，一路向北，途经京青线、兴阳线，一个半小时便抵达了永宁古城。

据《延庆文史》记载：永宁城历史悠久，始建于唐贞观十八年（公元644年），由大将军尉迟恭（敬德）监修，初称寒江城。明永乐十二年（1414年），成祖朱棣北巡驻蹕延庆时在此置县，次年设卫，取《尚书》“其宁惟永”之意名为“永宁”。之后开始兴建十三陵，故有“先有永宁城，后有十三陵”之说。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筑城，城周六里十三步，高三丈五尺，设四门，城门上建有谯楼。东为迎晖门，上有文昌楼，门外设演武厅；南为宣恩门，上有朝阳楼；西为镇宁门，上有义勇楼；北为威远门，上有立武楼。正统年以砖石甃砌牢固，城内设有县衙、永宁卫、隆庆左卫、参府衙等衙府，以及鼓楼、钟楼和玉皇阁等，由此成为塞北重镇。

来到永宁古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



是那矗立于城中心的玉皇阁，高大挺拔，为永宁城的标志性建筑。

寻至其下，仔细观望，整体建筑坐北朝南，底座呈四方形，三层四面，高约20米。四根通天柱撑起琉璃宝顶，显得底蕴厚重、威风凛凛。阁的四面各悬匾额，南侧自上而下为“玉皇阁”“紫微天关”“昌天帝主”，东侧为“阜民”，西侧为“文献明邦”，北为“至上”，字迹苍劲有力，古色古香。

观览完玉皇阁，向北而行，步入拱极街。这是古城的主街，也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，此时正是上午九时许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

沿着老街自南而北漫步，只见街

两侧店铺鳞次栉比，各色商品琳琅满目。而街道中央铺着的钱币浮雕别具一格。硕大的如意下面吊着一杆秤，既寓意自古以来需公平交易，也有称心如意、招财进宝之意。

仔细观察，沿街大摊位、店铺出售的地方特产居多，其中出售豆制品的有多家。久闻延庆有“三宝”：妫河鱼、永宁豆腐、八达岭御酒。而今到了永宁古城，不能不尝尝这豆腐的味道，于是我走进一家出售豆腐干的店铺。掌柜的一见，连忙迎过来，向我介绍店里出售的各色豆制品。

仔细观看，这里的豆腐干有六七种、颜色不同、味道各异。掌柜的拿了

两块让我品尝，我接过来，放在嘴里细细品味，别有一种清香之味。掌柜的言道：“我们永宁的豆腐很有名，当地有‘抬在案上是黄的，浑身上下是活的，刀子一拉茬口是细的，抓在手里是绵的，放在口里是细的，煮在锅里是韧的，油炸出来是虚的’之说。”

除了豆腐外，永宁还有一种美食，叫“火勺”。闻其名不得其形，向当地人一打听，原来就是火烧。因口音的缘故，当地人把“烧”发“勺”的音，故名“火勺”。来到一个现场制作火勺的小铺，只见店家正在烤制火勺。我询问他这永宁火勺有什么特点，他言道，火勺是延庆地区的特色小吃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喜欢这种面食。同京城火烧有所不同，这里的火勺一是讲究边和面边发酵，和好的面筋道滋润不黏手，用手一拍，发出啪啪的响声，俗称打面。二是揪剂子，一次揪一斤面烙10个火勺正够一锅，十斤面正好100个火勺，三是打条案，四是先烙后烤。一句话，就是“面要滋润，瓢要鲜嫩，捶声清脆，炉火不暴不温”。看着那刚刚出炉的火勺，顿有食欲，便买了一个夹肉的尝了尝，真是与别处的火烧味道不同。

不经意间，我已逛到了拱极街的北口，向东而行，便来到古城仅存的一段古墙遗址。据旁边的“延庆古城墙遗址”介绍牌显示，这段残留城墙为明代延庆州城墙的一段，仅存长约110米的墙体和马面一处，马面突出墙外约6.8米、宽约9米，已有600多年的历史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。2013年作为长城附属文物并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永宁，一座千年古城，安宁、祥和、烟火气息浓郁，不失为一处追忆历史，品味民俗文化、旅游休闲的打卡地。

驴友
笔记

走笔韩文公祠

□申功晶 文/图

韩文公祠位于潮州古城区山雄水美的韩江东岸、笔架山中峰“双旌石”下，穿过四柱三门的石牌坊，跃入眼帘的是参天经年的古木，满目盎然的翠意，顺着甬道走到尽头，巍巍51级台阶向上攀溯，高楼杰阁掩映于青山绿荫间，千余年来，韩愈一直是潮州人心目中最高神祇。

故事的序幕就从这51级台阶拉开：唐朝的宪宗皇帝是释迦牟尼的“粉丝”，甚至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奉，举国上下刮起一股近乎癫狂的“佞佛热”，作为儒家正统的韩愈坐不住了，他洋洋洒洒写了一份《谏迎佛骨表》上呈天听。韩愈表中言辞犀利多讽，看得皇帝大为光火，一纸朱批将他“发落”到潮州。那年，韩愈五十一岁，迎来了人生中最为寒冷的冬天。他拖着老迈多病的残躯，开始了孤臣羁旅的千里跋涉，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途中幼女不幸夭折，在仕途泡影和晚年丧女的双重刺激下，老韩产生一种“尸骨无还”的忧惧，他给侄孙写下一首近似遗书的诗信：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，

肯将衰朽惜残年！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嘱咐他别忘了来江边给自己收拾老骨头。

当垂垂暮年的韩愈站在海之南潮之州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，此刻，圣人的话音回荡在他耳边，既然返乡无望，那就好好干活吧，于是，他捋起袖子，踏踏实实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、好事：驱除鳄害、赎放奴婢、关心农桑、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支持教育事业……

走完51级台阶，方至祠堂门口，祠前分、后两进，穿过前进门厅，韩祠的空间如曲中陡然迭起的高潮，抬头仰视方能看到后堂端坐着韩愈坐像，他一手执书卷，一手置膝盖，目光深邃似若有所思，其实，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看，韩愈也绝对是帅哥一枚：白面黑须、剑眉入鬓、星目湛然，儒雅中自带威仪。环顾祠内，悬挂着“尊贤有祠”“百代文宗”“百世师”等匾额，读书人，像韩愈这般的为官、为文都能流芳百世，着委屈指数可数，祠内碑刻“若无韩夫子，人心尚草



菜”，这是潮州人对韩愈的评价。

韩文公祠建筑群沿着主峰中轴线，廊、殿、亭、台、阁层叠迂连而上，走到至高点侍郎阁，站在平台上游目骋怀，透过满山绿荫，可以饱览潮州古城的绰约风姿，韩江如一条巨大白蟒，从韩山脚下川流而过，横跨大江的湘子桥如长龙卧波，一头连着韩山，另一头挑起了古城。潮州姓韩，正如曲阜姓孔，山叫韩山，江曰韩江，树为韩树，千余年来，潮州人只知有韩夫子而不知有孔夫子，因为韩愈是潮州人的再生父母，他人潮短短八个月，却播下了文明的种子，将这里浇灌得根深叶茂，所谓“韩愈不幸潮州幸”，这是机缘，也是天意。因此，他们对

他的爱戴仰慕如再生父母，为了感念功德，他们毫不吝啬地给予韩愈最高的历史待遇：将笔架山改为韩山，将鳄溪改为韩江，橡树改名为韩树。

一个人，可以影响一座城；一座城，也因一个人的精神而传承百世不衰。1200年过去了，祠堂里的橡木花依旧香如故，韩文公仍坚如磐石地活在潮汕百姓心中。我徜徉庭院，耳畔依稀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：此岂非参天地，关盛衰，浩然而独存者乎？”……这不正是大文豪苏东坡游览韩文公祠后挥毫写下流芳千古的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么？